

夏目漱石

吴树文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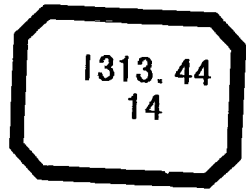
后来的事

それから



1313.44

14



吴树文译

夏目漱石

后来的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来的事 / (日) 夏目漱石著; 吴树文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327-5008-5

I. 后… II. ①夏… ②吴…

III. 长篇小说—日本—近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9610号

7313.44 ✓

根据1979年3月中央公论社《日本の文学》丛书版译出。

后来的事

それから

[日] 夏目漱石 著

吴树文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玮

装帧设计 蔡立国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48,000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08-5/I·2820

定价: 27.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6162648

谁从门前匆匆跑过的脚步声，使代助感到有一双厚板大木屐从空中掉入自己的脑袋。不过，这厚板大木屐在远去的脚步声中，很快地从头脑里逃匿了。代助也睁开眼，醒了。

看看枕旁，有一朵重瓣山茶花掉落在席子上。代助昨天夜里是的确听见这朵花掉下来的。他觉得那声音就同一只橡皮球从天花板上掷下来一样响。他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深夜里四周阒然的缘故。不过，代助并没有大意，他把右手放到心脏的部位上，隔着肋骨测试着血液传来的搏动声，进入了梦乡。

代助蒙蒙眈眈地看到一朵大如婴孩脑袋的花儿。他对花凝视了一会儿，忽然若有所悟似的，躺在那里把手搭到胸前，又测试起心脏的跳动情况来。在躺着的时候测试胸前的脉息，这是他近来养成的癖好。心脏的跳动仍旧很正常、很稳定。代助把手搭在胸前，想象着红色的热血在这种搏动下缓慢流淌的情景。他想到：这就是生命，而自己现在正以手掌压迫这流动着的生命。接着，他想到这像时钟的指针一样传导到他手掌上的声音，乃是一种把自己导向死亡的警钟。要是可以不听这种警钟的声音而生活在世上……要是盛血

液的臭皮囊并不兼用来盛时间，自己就会多么轻松自如啊，就能多么随心所欲地去品味人生啊！可是……代助不禁哆嗦了一下。代助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简直忍受不了这种臆测心脏会如何的日子，事实上心脏在血液的流动中跳得有条不紊，本来就无须挂念。他躺着时往往把手搁在左乳下方，心里想：如果这里来一锤子的话……代助的身体很好，对此，他自己都感到简直是奇迹，也完全是侥幸。

代助把手从心口移开，拿起枕边的报纸。他从被子里伸出双手，把报纸完全展开，左边的那一版上画着一幅男人在杀女人的画。代助的视线马上移到了另一版。这一版上有用大号铅字排的学校闹事^①的字样。代助读着这则消息。不一会儿，报纸啪嗒一声从他的手上落到了被子上，大概是手发酸了。接下来，他点上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伸手去拿席上的山茶花，被子朝旁边移出了五寸左右。他把花儿转了个方向送到鼻下。他的嘴、胡子和大半部分的鼻子，都被花儿罩住了。吐出的烟气很浓郁，简直是在山茶花的花瓣和花蕊上缠绕了一阵才飘逸出来的。代助把花搁到白色褥单上，然后站起来向浴室走去。

他在浴室里认真地刷了牙，整齐的齿列常使他感到欣喜。他裸着身子，把胸和背擦得干干净净。他的皮肤上有一种明显的光泽。他每次动动肩膀、抬抬手臂，某一部分的肌肉就微微鼓起，宛如涂了香油、仔细擦过似的。这一点也使他感到很满意。接下来，他把头上的黑发分开。头发潇洒自如，即使不搽油也很有风度。胡子也与头发类似，又细又柔，高雅地遮盖在嘴上。代助用双手在丰满的

^① 指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一桥大学的前身）的师生联合起来抗议文部省在东京帝国大学内设置商科的事。

脸颊上摩挲了两三回，同时在镜前照照自己的脸蛋。他的动作就同女人搽脂粉时一式一样。他实际上是个一旦有必要，就会去搽上脂粉以炫耀一番自己的长相的人。他最不喜欢罗汉^①那样的身架和长相，每次面对镜子，他就会这么想，呵，幸好没生就那副尊相！与之相反，当听到别人夸他生得不同凡响时，他绝没有任何赧颜的感觉。他就是这样打发着自己在旧日本的生活。

大约是半个小时之后吧，他面对餐桌开始用餐。他啜着红茶，同时在烘烤过的面包上涂白脱。这时候，名叫门野的书僮拿着折为四折的报纸，由客堂间走进来，把报纸放到坐垫旁边，同时用虚张声势的腔调说道：

“先生，发生了非同小可的事啦！”

这书僮有话对代助说时，总是口称“先生、先生”，并使用敬语讲话。起先，代助苦笑并提出过一两次抗议。但书僮听后说道：“嗯、嗯，不过……我说先生……”随即又叫起“先生”来。所以代助只好无可奈何地听其自然了。于是习惯成自然，到了现在，唯有这个青年可以随便口称他“先生”。代助设身处地替书僮想想后，也开始明白：实际上，这仆人除了用“先生”来称呼代助这位东家之外，确实没有更恰当的叫法了。

“是不是闹学潮了？”代助神色泰然地吃着面包。

“唔，真叫人痛快，对吗？”

“是反对校长？”

“嗯，反正得辞职吧。”书僮感到幸灾乐祸。

^① 阿罗汉，是小乘佛教中有无上功德的菩萨，由于多年艰苦修行，佛相瘦骨嶙峋。

“校长辞职什么的，你就能从中沾得一些好处？”

“先生别取笑。那么计较得失是不会感到痛快的。”

代助仍旧在吃着面包。

“喂，我说你知不知道那是真的讨厌校长而要赶走他呢，还是另有别的利害关系而要赶走他呢？”代助边问边提起铁壶朝杯里的红茶续开水。

“真是不知道哪。先生您了解那是怎么回事吗？”

“我也不了解呀。尽管不了解其中的情由，但我想，当今的人们不见好处是不会那么闹事的。看来背后有文章。你说呢？”

“哦，是这么回事呀。”

门野的表情变得认真一些了。代助却没再吭声。门野这个人的头脑不很灵，即使一味深入地往下谈，门野也只是一知半解地勉强答着“哦，是这么回事呀”就算过去了，究竟是同意还是反对？完全不得要领。所以代助是以漠然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青年的，他觉得不宜让门野想得太多。但是门野既不上学又不用功，整天无所事事。代助曾经对门野说过这类话：“我说呀，你或者学一学外语，怎么样？”门野听后不是回答“是吗”，就是回答“是那样吗”，绝不说“我去学去”。这种怕动脑筋的人是不会爽爽快快地给以明确答复的。代助呢，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教导门野的义务，悉听尊便吧。幸好门野在体力劳动方面不像对脑力劳动那么怕苦，而是非常勤快，所以代助在这方面是绝对满意的。不光是代助，就连家中的老女仆也因为有了门野而大为得济。由于这层原因，老女仆同门野相处得很好。主人不在，诸如外出的时候，这两个仆人总是在一起交谈。

“阿婆，先生他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以先生的水平来说，他是无所不能为哪。你不用替他操心。”

“倒也不是操心。我是想，他该做些什么才好……”

“哦，他大概打算先娶个妻子，再好好地找个工作吧。”

“这打算真不错呀。我也真想那样过日子，天天看看书、听听音乐……”

“是你在这么想？”

“书看不看倒也无所谓，只希望能那么称心如意地玩玩。”

“这些事无不是前世就注定了的，毫无办法。”

“是啊。”

这两个仆人的交谈，反正就是这么一种基调。

在门野正式寄居到代助家来的两个星期之前，这位尚未结婚的年轻的东家同这位食客进行过如下一番交谈：

“你是在什么学校上学吧？”

“先前是在上学的，但是现在不上学了。”

“先前是在哪儿上学呢？”

“哪儿都去过。但是没有一处不使人生厌，所以……”

“是一进学校就感到厌倦吗？”

“对，是这么回事。”

“那么，你不大愿意念书啰？”

“嗯，不大想念。再说，家中的近况又不太好……”

“听家里的阿婆说，她认识你母亲……”

“嗯，因为原先住得很靠近。”

“你母亲还在……”

“还在干那不值一提的副业，然而近来实在赚不到什么钱，景况

不太乐观呢。”

“景况不佳……噯，我说，你是同母亲在一起过的吧？”

“虽说是一起过日子，我总觉得她够烦的，简直不想搭理。她对什么事都要议论一番。”

“你哥哥呢？”

“哥哥是在邮局里做事。”

“家里没别人了吗？”

“还有一个弟弟。他在银行里……哦，无非是比杂工略微好些罢了。”

“那么，只有你赋闲在家啰？”

“噯，是这么回事。”

“唔，你在家做些什么事呢？”

“哦，无非是睡睡躺躺。或者出去散散步。”

“别人都去挣钱，只有你在家躺着，你不感到苦恼吗？”

“不，我并没有那种感觉。”

“家庭里相处得还很融洽吧？”

“吵架什么的倒是不大有。不过气氛有点儿怪。”

“唔，你母亲和哥哥大概希望你尽快地自立吧？”

“可能是的。”

“看来你是个大乐天派。我说得对吗？”

“噯，我绝不存心欺骗人。”

“那你完全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啦。”

“嗯，哦，你是说无忧无虑，对吧？”

“你哥哥今年多大啦？”

“这个嘛，虚岁二十有六了吧。”

“那么，已经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了。嫂子进门后，你也打算仍旧这样过日子吗？”

“到那时再看着办吧。现在我也很难估计，不过我想，反正不会走投无路吧。”

“你有没有其他的亲戚？”

“我有个姑母。现在，那家伙在横滨干水上运输这一行。”

“你姑母在干……？”

“并不是姑母在干，喏，我是说姐夫在干呀。”

“去求他们给你个活儿干干，你看怎么样？水上运输这一行是很需要人的呀。”

“我生性懒惰，所以，我看要遭到拒绝的。”

“你这样想，事情就不好办了。不瞒你说，你到我家里来的事还是你母亲提出的呢，是她来拜托我家的阿婆的哪。”

“嗯，母亲好像说过这些情况的。”

“你自己究竟怎么想的呢？”

“唔，我尽可能不偷懒……”

“愿意到这儿来吗？”

“嗯，愿意的。”

“不过，光知道躺躺、逛逛，这是不行的呀。”

“那个嘛，请放心吧。我的身体还是很好的，打打洗澡水之类的事，我都能够干的。”

“浴室里装有自来水，所以洗澡水是用不着打的。”

“那么，我就打扫卫生吧。”

门野就这样到代助家中来干活了。

不一会儿，代助用过餐，抽起了香烟。门野先前一直抱膝倚柱，自顾自地坐在食器橱背后，这时看到是时候了，便开口问：

“先生，今天早晨你觉得心脏的情况如何？”

门野近来掌握了代助的习性，所以爱带些逗人的语调说话。

“今天还不错。”

“但明天又可能不正常。先生一定要多多保重呀……发展下去，也许真要得病呢。”

“我已经得病了。”

门野只答了一声“噯”，视线从代助身上的外褂往上抬，瞅瞅对方红润润的脸色以及肌肉发达的肩膀处。代助看到这种情况，总是很同情这个年轻人。因为代助只能认为这个年轻人的头脑里盛的全是牛脑汁，谈起什么事来，门野的思路仿佛只能在大家走的大路上跟着走上五十来米，偶尔往支路上拐一拐，他顿时就成了迷路的孩子了。门野根本不会顺着事情的逻辑进一步思考，他的感觉神经尤其粗糙，仿佛是用粗草绳构成的。代助观察了这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简直弄不懂他何以要呼吸着空气活在世上。然而门野悠然得很，不忧不愁。这年轻人还自认为这种悠然自得同代助的情调属于一个类型而十分得意，简直想手舞足蹈了。而在其他的方面，门野觉得自己肌肉发达，远胜过代助那种神经性的肌体。代助生有的这副神经，乃是对他身上具备着的特别细致的思索能力和敏锐的反应能力所付出的一种代价；是随同高尚的教育而来的一种相辅相成的苦痛；是天生的贵族要受到的一种不成文法的处罚。正因为甘于忍

受了这些牺牲，代助才成其为现在的代助。哦，不，代助有的时候甚至很认真地认为，人生的真谛就体现在这些牺牲上。但门野是根本不懂得这些的。

“门野，有没有信件送来？”

“你是说信吗？唔……送来过了。有明信片 and 信，放在桌上了。要不要拿给你？”

“不必了吧，我可以过去看。”

代助的回答有点含糊，门野就起身把明信片和信拿来了。明信片背面的字迹很潦草，墨色也很淡，内容极简单：“今天两点钟抵京，即在附近下榻，明日午前造访，专此不备。”正面写有寄自神保后町某旅馆和寄件人平冈常次郎的姓名，字迹同背面的一样，潦草不堪。

“已经来啰，是昨天到的哪。”代助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拿起那封信。这是父亲写来的。信上说：“回家已经两三天了，有许多话要说，不过都不是急事，希望接信后能来一下。”此外还写着几行题外的话，什么“京都的花期还没开始”、“直达快车太拥挤，受不了”等。代助一面卷起信，一面神态微妙地把两封邮件对比着看看。

“我说，你替我挂个电话好吗？是给家里的。”

“是，挂往家中。说什么呢？”

“就说我与别人约定好今天得见面，所以无法回家，明后天准定回去。”

“是。找谁接电话呢？”

“老爷是外出刚回家，说有话要对我讲，命我回去一下……不过你不必找老爷接电话。谁来接，你就对谁那么说吧。”

“是。”

门野漫不经心地出去了。代助从吃饭间穿过客堂，回到了书

房。只见房间打扫得很干净，掉落在席上的山茶花也被扫走了。代助走到搁在花瓶右首的多层的书架前，从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照相集子。他拉出金制的卡锁，站着翻看起来，一页、两页……大概翻到中间的位置时，代助的手突然停下不动了。这里放着一张女子的半身照，看上去大约有二十岁。代助低首注视着照片上的女子。

代助换好衣服什么的，正要动身去旅馆拜访平冈时，说来也真巧，平冈倒先来了。当车子哐啷哐啷抵达门前，就听得“到了、到了”的吩咐停车的声音。这嗓音完全就是平冈在三年前分手时的声音。平冈在正门口拉住传话的老女仆，说钱袋放在旅馆里忘记带了，请暂且借个两毛钱。这种腔调使平冈在学生时代的形象呼之欲出了。代助快步赶到门口，迫不及待地把老友让进了客堂。

“你好吗？哦，我们可以好好聚聚了。”

“哟，这不是椅子嘛！”平冈边说边把身子往安乐椅上扑咚一倒，似乎自己那重达五六十公斤的肉体就像一堆不值三分钱的垃圾。接着，平冈把光秃秃的脑袋躺到椅子靠背上，眼光在室内扫视了一下，同时赞道：

“真是好房子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代助没有答腔，打开雪茄烟盒的盖子。

“自那以后，你过得还好吗？”代助问道。

“若说过得好不好嘛，哎，说来话长呢。”

“本来你还经常来信，所以情况是知道些的，可是近来你杳无音

信哪……”

“哦，不，我是哪儿都不通信息，所以……”平冈突然除下眼镜，从西装的胸前取出皱得不堪的手帕，不停地眨巴着眼睛，擦起镜片来。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患有近视眼了。代助凝视着平冈的这番举止。

“我看，还是谈谈你自己吧，你还好吗？”平冈双手拿着眼镜，把细巧的镜腿戴到耳后。

“我嘛，还是那个样子呗。”

“能够维持老样子真是上上大吉的事，因为太容易变化了。”

平冈躺成个八字形，两眼望望庭园，突然换了一种语气说道：

“哟，有樱树哪。马上就到开花的时候啦。气候相差不小。”腔调仍同从前差不多，冒冒失失的。

代助也像有点泄了气似的，接口寒暄了一句：“你们那儿大概很暖和吧。”

这句话竟然使平冈感触特别深，他精神抖擞地答道：“对，要暖和许多呢。”这是一种像是忽然察觉到自身的存在而猝然冒出来的语调。

代助又朝平冈瞅瞅。平冈已经点上了一支雪茄烟。这时候老女仆总算沏了茶，端来了小茶壶。她把茶盘放到桌上，一边解释道：“水壶里的水是才加的，所以等水滚就费了些时间。没能马上把茶沏来，很对不起。”老女仆在这里噜苏，主客两人却眼望着紫檀木的茶盘不吭声。她见他们不愿搭讪，就陪着笑脸走出了客堂。

“她是谁呀？”

“老女仆。雇佣的。因为不能不吃饭呀。”

“很会恭维人呢。”

代助往下弯起红润的嘴角，轻蔑地笑笑，说道：

“从前不曾做过这种在别人家里帮佣的事，所以只好这么将就着。”

“你可以到府上去领一个仆人来嘛。那儿有不少吧。”

“全是年纪轻轻的呀。”代助认真地答道。

于是平冈出声笑了起来，说道：

“年纪轻轻，这不是更好吗？”

“反正那边家里的仆人都合适。”

“除了这个老女仆，还有别人吧？”

“还有一个书僮。”

门野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这时正同老女仆在厨房里讲话。

“再没别人啦？”

“没有了。怎么啦？”

“还没有娶老婆？”

代助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但旋即用极为寻常的语调说道：

“娶老婆的话，至少不会不通知你。我看，还是谈谈你自己吧，你的……”代助突然停住，不往下说了。

代助和平冈是在中学时期就相识的朋友，尤其是毕业后的那一年里，两人像亲兄弟一样和睦相处。当时他俩总是说，要推心置腹、团结互助，这成了他俩的无上乐趣，并且往往见之于行动。所以他俩都坚信其时出自他们嘴里的一切话，就不光是说了痛快痛快，而总是包含着一种牺牲的成分。而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那种因袭的事实：需要即刻兑现这种牺牲时，痛快会突然变成苦痛。一年后，平冈结了婚，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奉命调到所在银行的京阪地区某分行工作。启程的那天，代助送新婚夫妇到新桥车站，愉快地同平冈握

别，愿他们早日回来。平冈倒像是很想得开似的表示“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暂且忍耐忍耐吧”，但是眼镜后面的眼神显得很得意，好像在招人羡慕似的闪烁着。代助见状，顿时感到这朋友很可恶。回家后，代助在房间里思索了一天，本该同嫂子一起去听音乐的，也不去了，这使嫂子大为忧虑。

分手后，平冈常有信寄来。起先是告知平安到达的明信片；后来说已经安家落户；然后又谈了在分行上班的情况，谈到了自己将来的希望，内容涉及很多方面。代助每次收到来信，总是很认真地写回信。说来也奇怪，每当写回信的时候，代助总感到惴惴不安。有时候代助实在不堪忍受，便搁笔不写下去了。只有碰到平冈在信中为从前的事向代助表示某些谢意时，代助才能心平气和地命笔而写出比较稳当的回信来。

不久，两人渐渐地不大通信了，由每月两次减为一次，又发展到拖至两个月、三个月才寄一次。后来，不写信反而不能安宁，虽然没什么内容要写，但为了排遣不安，也就匆匆封发掉完事。这样维持了半年左右，代助感到自身的思想和情绪渐渐地变了，这种变化使代助不论是否给平冈写信，也不会感到任何苦痛了。代助自立门户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而他只是在今春互寄贺年片的时候，才顺便把现在的住址告诉了平冈。

然而，代助简直无法把平冈忘却，他会不时想起，有时想象“平冈眼下是怎么生活的”。不过一切只是想象，代助没有勇气也无必要打听或询问一下实情，就这样一直过到现在。不料两个星期之前，突然接到平冈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打算在最近期间离开本地到你那儿去。不过，你要是认为这是在遵照总行命令——含有荣升意味